



一年半通信，一段彌足珍貴的記錄

綠茶

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我和韓浩月合作的新書《村郊通信》的三校樣，這是一本通信集，從2021年12月15日開始，到2023年7月23日結束，這一年半的通信，留下一段彌足珍貴的記錄，那是疫情嚴重的一年多，我住中關村，他住燕郊，原本我們每個月都有一頓約定的飯局，但那幾年，很難有見面的機會。於是我們約定，給對方手寫書信，感受那種丟失了很久的傳統和溫度，談談各自的閱讀、觀影和日常生活。

又兩年後，重讀這些書信，竟恍如隔世，當時的情緒如今不可能再有，當時的體驗也不可能重來，一切似乎都過去了，而且，很快就會忘得一乾二淨，但所幸，我們以書信的方式記錄了，儘管只是很日常的平凡日子，但如今看來，彌足珍貴。

書馬上就要出版了，寫了一篇跋文，還是寄給韓浩月先生。

浩月兄如晤：
時光飛逝，回看咱倆的《村郊通信》，最後一次通信居然是2023年7月23日，一晃一年多。這場始於2021年12月15日的書信之旅，雖只有短短一年半時間，卻留下了十多萬字的真情記錄。如今看來，在那個「瘋狂」的年份裏，這份記錄多麼彌足珍貴。

浙江桐鄉讀書人夏春錦兄策劃一套「兩雅文叢」，想收錄咱倆的「村郊通信」，文叢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。弟翻找文檔，找出一份存檔，只有四萬多字。好在仁兄歸檔精細，整理了一份完整版，洋洋灑灑十萬言。重讀一遍，真大好了！

人的記憶是短暫而不可靠的，唯有記錄是真實而拒絕遺忘的，那一封封有溫度的手寫信背後，是我們與那個年份的共振，唯有當時當刻，那種表達才是真切的、刺骨的，也最能反應時代的脈動。僅僅過去一年多，再讀這些文字，已有恍如隔世之感，可見現世的記錄多麼

重要。
相信經歷過那段年月的人，都有自己的記錄方式，我們則用這部書信集，記錄和翻越。

這些年，越發感受到記錄的價值，我出版的關於書店和書房的書，也可以說是一種記錄，那些陸續消亡的書店，記錄了，它就真的存在過，不然，就徹底消失了。《如果沒有書店》中記錄的二百多家書店，幾年後已經消失過半了。書已斷貨，現正考慮修訂再版，但原書中那些消失的書店，依然要完整保留，要在書中重新增補新開的書店，以及對那些消失了書店的惦念。更讓人感慨的是，收錄於去年底出版的《書店日曆·2025》中的書店，已有閉店者，可見，記錄就像與時間賽跑，搶到前面了，就成了歷史。

還有不時故去的人，我的書房之旅，很多書房主人已經故去，那個用盡一生營建的精神空間也隨之垮掉，那些可憐的書籍，失去了主人的呵護，命運不由己。幸運的，重新進入另一位愛書人的書房，但大多數可能被廢棄，甚至化為紙漿。

朋友韋力，十多年來遊走在中國大地，用自己的雙腳丈量 and 記錄每一處遺跡，每一個幸運留存至今，並且值得被重新記錄的地方。他標註了這個地標，後人就能從他的記錄中找到蛛絲馬跡，哪怕以後消失了，但至少留在了文獻中，留在歷史中。而這樣的幸運，在浩瀚的歷史中，僅僅是千萬分之一，人的力量畢竟有限，能記錄這分之一，就是對歷史的重大貢獻。

即便是現時的AI時代，以及未來更智能的時代，記錄都是算法中最根本「模塊」，沒有這一個又一個「小模塊」，哪來AI背後強大的「大模塊」，以及不斷更新迭代、深度思考的結果輸出。這些微觀的記錄和平凡人的故事，在AI時代顯得尤為重要。

仁兄的每部大作，都在踐行着記錄的價



◀書房一角。作者繪

值，那些故鄉的平凡人，他們的故事看似普通，卻感人至深，並且有着普世的共情。那些當下的生活狀態和日常生活，是這個時代的同類寫照，文學的或者非虛構的，都是一種記錄的手法，就像咱倆的這部書信集，真實而有溫度。

今年，弟則以《書店日曆》為由，日復一日地記錄着閱讀和寫作生活，寥寥幾筆，真情實感。我也督促自己保持這樣的耐心和鬆弛，把日常生活當作生命的全部，事實上，我們的生命就是由這些平凡生活構成的。而大多數人更願意講述自己的高光時刻，忽略日常的價值。然而，事與願違，那些高光時刻往往稍縱即逝，高光過後是更大的失落與焦慮。

近來，弟熱衷於訪墓，春節在邯鄲磁縣訪「北朝墓群」，日前杭州出差，到孤山訪墓。近期的閱讀也圍繞墓誌和墓主的歷史展開，也慢慢理解了「盜墓」系列的書能夠大火的原因。人對墓裏的「異世界」有着天然的好奇，墓穴中出土的那些器物，帶着過去時代的信息和神秘的力量，讓人有探究到底的強烈興趣。

小時候，弟是最怕看到墓地的，小學上學路上，要路過多個墓地，要麼等着大人路過，

跟着他一起走，要麼繞很遠的路避開墓地，常常導致上學遲到。如今，已經卸下這份恐懼，願意去看望那些千年的亡靈，去傾聽那無聲的回響，在歷史文獻的蛛絲馬跡中，重新認識和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。

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人的歸宿最終是一堆黃土，並且在時間的穩定碾壓下消失無蹤。而那些幸運留存至今的墓穴，就顯得尤為珍貴，他們似乎帶着某種使命，要給現世的人傳遞着某種古遠信息，而我，正着迷於接收這種信息，並且力爭轉化為歷史與當下的相互接應。

新的一年，六根諸友的飯局熱情和創作激情一樣濃，按規模，這一年六根將集體爆發，出版十來本書，再落地無數的新書分享活動，同時創造更多理由充分的飯局。仁兄已經打了樣，以一本《在往事裏走動的人》走動起來，也期待咱哥倆的《村郊通信》早日出版，我們走出村郊，到各個大城市巡遊、分享、飯局。

代為跋！
勿此！

弟：綠茶 奉
乙巳年季夏

譚潔儀劉智仁書寫社區記憶

士多辦館糧油雜貨店

承載人情味



曾經一度街頭巷尾、樓下轉角，總有一家辦館、士多或糧油雜貨店，是人們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承載了多少孩童快樂的童年。但隨着大型超市、便利店甚至網購的興起，它們漸行漸遠，逐步消失在城市生活的一角。

「讓年輕一代感受香港的變化」

譚潔儀書寫《樓下士多·辦館·糧油雜貨》一書，走訪香港的11家辦館、士多與糧油雜貨店，書寫士多、辦館、糧油雜貨舖的歷史與特色，娓娓道來與店舖主人的訪談故事，以小品形式書寫，請小店店主說出他們的故事，引發讀者有關這些辦館、士多的集體回憶。「我一般會選擇開業時間長，充滿人情味的小店，也恰恰是因為這份人情味，讓他們堅守至今。」譚潔儀表示。

根據譚潔儀觀察，辦館和士多最熱鬧的時間是下午3點，小學生會去店裏尋找零食。「我曾經問過這些小學生，是否知道辦館和士多的分別。他們說知道呀，辦館可以賣酒，士多不行。」

她在書中詳細講述辦館、士多和糧油雜貨舖之特色，講述它們的緣起、發展和變遷，而讓她感動的永遠都是小店的人情味，「當中有些小店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，養活了幾代人，他們歷經歲月，依然堅守，是因為不捨街坊鄰裏的情感。」

「小店代代相傳，可以是對自己一個品牌的不捨，也可以是各懷其志。或者是外公輩勇闖新市鎮發掘第一桶金，到女兒落葉歸根，外孫希望可以找一個避風港去延續夢想。」譚潔儀續稱。

她認為不少故事都能讓人感受到城市發展的脈絡，一家普普通通的士多，其背後就見證着滄海桑田的變化。比如位於筲箕灣東大街的李杏記士多即是如此，上世紀70年代，士多對開是一片淺灘，店家主要做水上居民生意，經過填海發展，現時已然

社區變遷，人情味彌足珍貴，人們記憶中熟悉的小店、風俗，不會一直都在，好在有一班記錄者。本港作家譚潔儀、劉智仁分別出版新書《樓下士多·辦館·糧油雜貨》和《深水埗101》，他們深度走訪本地社區，書寫小店和地區故事，展現其間承載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、歲月的流轉，既是挖掘背後之市民風情，也是為之後的年輕一代留住一段歷史的足跡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是地鐵站入口。

「我希望通過我的這本書，讓年輕一代可以感受到香港的發展變化，而這其中那些小店的故事，更應該成為我們記憶的一部分。他們或許未能一直傳承下去，但伴隨它們消失的人情味，讓我們在失去之後倍感珍惜。」譚潔儀感慨道。

老區深水埗煥發勃勃生機

另一擁有眾多人情味小店的社區當屬深水埗，作家劉智仁撰寫《深水埗101》一書，挑選101個代表深水埗的元素，從鴨寮街的市井喧囂到隱秘的塗鴉藝術，從古蹟建築的悠悠歲月，到小店發展的新與舊，多角度展現深水埗歷史、文化、旅遊的魅力，既是地區旅遊指南，亦是記錄一種城市記憶，更是一份「寫給深水埗的情書」。

舊區是否能煥發新生機？作為傳統舊區，它留在人們腦海的是市民生活圖景，從以前遍布布店的街道到如今文藝青年品嚐香濃咖啡的打卡點，深水埗人們看到了新舊交融的可能性，也煥發出老區的勃勃生機。「深水埗是一個可以給人創意靈感之地，他是新與舊的交織，既有傳統小店，新店也願意在此開設，它老舊卻充滿故事。」劉智仁表示。

走走停停，劉智仁在深水埗流連，在大街小巷之間穿梭，他不僅用文字寫下深水埗的人情味故事，更用照相機鏡頭拍下光影瞬間，「我會在書寫故事的時候，體會深水埗的人情味，通過這種感受，我產生了另一種新的感覺。」他感嘆深水埗猶如香港市民文化的「活化石」，從布藝市場的老字號到街頭巷尾的「紅白藍」攤檔，再到近年進駐的文創小店，深水埗見證了香港從工業時代到數碼時代的變遷。

「我寫這本書的初衷，很簡單，我不想深水埗的故事被人們遺忘。」劉智仁認為，許多舊區的故



▲劉智仁挖掘深水埗故事之《深水埗101》。



▲李杏記士多給譚潔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《樓下士多·辦館·糧油雜貨》書中插圖



▲糧油雜貨篇之興泰糧食。《樓下士多·辦館·糧油雜貨》書中插圖

事都被重建、改寫，但深水埗卻保留了它的「亂中有序」，「這是一種很特別的城市生命力。」他在書中寫了不少深水埗的「地標」故事，例如黃金電腦市場、鴨寮街、後巷壁畫、文青小店等，「不少感動都藏在這些細節之間。」

為了寫這本書，劉智仁將自己深度「沉浸」在深水埗，近距離感受它的日與夜，「深水埗讓我學會了欣賞『不完美』的美學，這裏的唐樓牆壁斑駁，卻是攝影師的最愛。這裏的街道擁擠，卻孕育出靈活的生存智慧。」劉智仁說：「一座城市的偉大，不在於它的摩天大樓有多高，而在於它的街角有幾多人情味。」



▲深水埗不乏上了年頭的歷史建築。資料圖片

士多辦館

話你知

「辦館」起源在香港開埠時期，早期的著名辦館有1865年的南興龍辦館，倉內洋酒庫存多，主要賣的貨品是「來路貨」，即進口洋貨為主。而士多則是源於英文「store」的音譯，一般面積細小，主要售賣零食、飲品和民生日常用品等。

人們通常將二者統稱，實質上可以理解為士多保留了辦館的零售功能。



▲深水埗曾經以布市聞名，現今依然可見賣布的小店。資料圖片

黃霑與深水埗

提及深水埗，人們都會想到這個地區曾不少經典電影的取景地。其實，香港的文化名人黃霑也與深水埗淵源深厚，在深水埗的生活經歷，成為了創作的重要搖籃。

根據劉智仁新書《深水埗101》一書的描寫，黃霑的童年故居位於深水埗大埔道248號，深水埗獨特的文化生態，為其提供了豐富的藝術養分。○琴琴梁日昭的住所成為了黃霑的音樂啟蒙之地，這地區北河戲院、新舞台戲院（現今的宇宙商場），更是他汲取中西文化的重要場所，各類電影、粵劇表演豐富了他的文化底蘊。